

集部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三

墓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君歸祔誌

集註公謫永州司馬故太夫人卒于永明年歸祔于京兆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公尚留永州不得奔喪事以歸作此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人。孫曰涿郡郡范陽涿音卓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歳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

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音戮又力救切徙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令無適主以葬適音的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旣舉葬紖童曰紖索也○紖直忍切與絼同周禮封人置其絼猶以不肖之辭肖一作孝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

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韓曰大歷十二年公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皆一作比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

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孫曰貞元九年五月十七日鎮卒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邵州孫曰永貞元年九月公貶邵州刺史又喜曰吾顧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韓曰

是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

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孫曰永貞元年八月辛未命婦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孫曰貞元十五年公之妻楊卒而不果娶竄窮徼童曰徼境也○徼吉弔切人多疾殃炎暑熇蒸童曰

熇火爇也。熇呼木黑各虚驕三切其下畀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黄吽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陟立切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趙州縣名孫曰六國時武安君李牧事趙遂為趙人晉司農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輯晃芬勁叡叡子勖兄弟居巷東勁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為東祖芬與弟勁共稱西祖輯與弟晃共稱南祖祖某為某官父沖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童曰女十五曰笄說文笄簪也○笄音稽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剪制之事又能為雅琴秦聲操縵之具孫曰為雅琴擊琴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叩擊而歌之也禮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操縵雜聲也

〔○操七刀切 縵末旦切〕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韓曰此誌不載臨邛君諱新史世系表亦止載曰某為臨邛令它無所考蓋察躬兄也〕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童曰諱從裕〕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童曰諱子夏〕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孫曰爽父則則父旦旦父慶凡四世為相〕噫我伯祖以宗冑碩大而濟其德厚〔濟字一作齊又一作儕〕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

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反于淮滸（滸水涯之名孫曰夫人家揚州淮滸謂此○滸音虎）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尉（韓曰此誌不載其名而曰終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終旌德令恐史誤作尉為令也）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揚子丞疾痺

廢痼而没太原王紓孫曰紓工部員外郎端之子其弟曰紹唐史有傳○紓音舒令為右補闕潁川陳萇孫曰萇京之弟公有京行狀○萇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侍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祭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

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孫曰左氏昭四年之文不易有難也）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爲斯志以從人之道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韓曰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卒之年月也）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輤帷不復岷之陽（童曰輤喪車飾岷之陽指臨邛今窆所也。輤此見切或作輤）兆靈趾棲鳳里艮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反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孫曰風俗通曰漢有青烏子善數術唐藝文志葬書有青烏子三卷韓曰相冢書曰青烏

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韓曰陸氏公叔父殿中君之配公前作殿中君墓版文時夫人尚無恙至是而夫人卒合祔焉為此誌

夫人諱則字内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彛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寀撰息究切謂我文學掾仲父韓曰時殿

中君為河南文學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家婦不敢侮於臣妾童曰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殤在抱委縗就位縗音崔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繈緥繈舉兩切緥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韓曰正月九日殿中君卒而夫人捐棄於是日遺孤眇

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令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孫曰實乙丑 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韓曰潁川陳君名袞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公叔父殿中君之女終于平康里將終告於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

於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顧殺禮童曰周禮國新殺禮○殺所介切以成吾私通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於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

者之友童曰語曰益者三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長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童曰諱子夏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童曰諱從裕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孫曰崔簡字子敬凡歸於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知之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令之制凡誌于墓者琢窒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玆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童曰禮天命之謂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長丁兩切夫人自能言而未甞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

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孫曰鎮為鄂岳都團練判官○一本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教告罕至告一作書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以疾告○紿欺也紿音怠上聲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一無之字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孫曰幼適裴瑾字封叔如夫人之懿在二

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一本問字下有者字）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一作以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童曰諱子夏）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童曰諱從裕）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童曰諱察躬）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童曰諱鎮）用貞信勁正達于

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孫曰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高宗時為禮部尚書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孫曰光庭字連城開元時為宰相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孫曰光庭子稹開元末為祠部員外郎業之以貞直以至于令金吾府君諱傚音𨅶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孫曰傚四子堅墐埴填夫人墐之配也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

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於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為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童曰忿懥恨也禮記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懥音致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

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晰滌濯羞簠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為參軍事孫曰壇時為京兆府參軍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己（一有宗字）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稚未齓（堇子銑童曰齓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齓○齓初覲切）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無不之也

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令其存者曰崔五

幸無恙託于乳媪烏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

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

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畧不能具敢告无

愧辭无益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无文至敬

不飾故无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勲郎中諱某孫曰司勲諱元政

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孫曰侍御史諱志玄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孫曰諱成名醴泉生令禮部郎中凝孫曰成名三子憑字虛受凝字懋功凌字恭履韓曰凝當作憑憑嘗為禮部郎中集又有祭楊詹事文可見令作凝恐非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孫曰建中四年以兼為鄂岳觀察使貞元元年遷江西觀察使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孫曰建中二年年五歲屬先妣之忌

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娝傳以告娝音保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柔日既卜韓曰禮記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柔日乙丁己辛癸是也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髫音迢始於善謔童曰詩善戲謔兮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韓曰公之母河東郡太夫人盧氏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烝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

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孫曰昭七年左氏孟縶之足不能良行注云跛也）未三歲孕而不育（孫曰易漸之九三曰婦孕不育凶）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孫曰實壬申）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哀門多釁（童曰釁罅坼也○釁許慎切又音纍）上天无祐

故自辛未孫曰辛未貞元七年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緦哀酷孫曰貞元九年五月公父鎮卒十二年正月叔父卒十一月叔妣陸氏卒其間冠衣純采孫曰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之允切朞月者三而已矣无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童曰詩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惟若人兮婉娩淑姿孫曰婉娩順也○婉音宛娩音晚又音免鏘翔令容鏘七將切委窮塵兮佳

城鬱鬱閉白日兮孫曰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之死同穴孫曰詩之死矢靡它又曰死則同穴公自言歸此室兮異時死則與之同穴

下殤女子墓塼記

韓曰殤未成人而死禮八歲至十一為小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十六至十九為上殤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

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斂以緇褐銘用塼甓（甓瓦也。甓蒲歷切）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

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孫曰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小姪女子墓塼記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孫曰貞元十二年）死己丑（孫曰元和四年）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岡首生而慧命則夭始也無令何

有質之徵當速朽銘兹兆期永久

故尚書戸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韓曰夫人王叔文母也公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時貞元二十一年秋也八月而憲宗立叔文敗公亦相繼貶黜豈公作銘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韓文公言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當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孫曰河間獻王德漢景帝長子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

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一有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及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孫曰王越州山陰人叔文自言王猛之後云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諸后凡十有八歲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孫曰叔文善棊貞元初出入東宮娱侍太子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嘗爲太子言民

間之疾苦先帝棄萬姓韓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嗣皇承大位韓曰

丙申順宗即位公居禁中訏謨定命童曰詩之辭有扶翼經緯之績

孫曰自德宗大漸王伾每入稱詔名叔文生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官李忠言稱詔行下外無

知者由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孫曰二月叔文以前

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韓曰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

甫明之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賦財之職

孫曰三月以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孫曰五月以叔

文為戶部侍郎職如初賜紫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效童曰書關石和鈞和

鈞謂均平也內贊謨畫一作謀謨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孫曰是日丁巳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肅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孫曰天寳十二年叔文生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於天下為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

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温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毘邦人是望平聲若若紫綬孫曰漢書印何纍纍綬何若若耶若若垂貌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孫曰此當言雋不疑武字誤也懿懿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閟此顯魂閟音

秘

勒石垂休永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孫曰簡字子敬）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孫曰元和七年）簡卒於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孫曰叔舅公自謂）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己子

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忮恨也忮音寘。無犯迕之氣迕逆也迕音午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童曰乳産也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録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孫曰元和初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于皐謩董溪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崔元受韋岵薛巽王相等爲判官分給供餽既罷兵皐謩等坐贓數千緡勅貸其死六年五月流皐謩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賜死元受等從坐皆逐嶺表更大赦方北遷

孫曰元和十三年正月以平淮西大赦天下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畢當作畢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孫曰貞觀十六年刑部以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左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楚客等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三族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爲給事中駮議以爲不可太宗從之其二世大父也孫曰仁師生挹挹生液液生鯢鯢生㬎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

羅尼丈夫子曰其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鈌曾玄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閒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公一作子夫屬忻然髮髢峩峩童曰髮髢也髢結髮也。髮音祓髢音第籩豆惟嘉烝嘗賓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苾香也。苾蒲必切神饗斯何奚仲仲虺孫曰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十二世孫仲虺居薛為湯左相後以為氏胡祐

不遐高曾祖考胡蝦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其人之誌堋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孫曰左傳毀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說文云堋擧葬下土也○堋逋鄧切又音朋子某為石刻而納諸壙

馬室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繡纊音曠不類人所為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上音丸下胡谷切寥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葬於墓一本作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亞塼追而納諸墓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金際谷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韓曰按史記世家及通鑑所載智伯貪而無饜卒柢于敗公之設為漁者對其指切一時事情也至

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孫曰智襄子名瑶文子躒之孫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共分其地以為邑范謂范昭子吉射中行謂中行文子荀寅○瑶音摇志益大合韓

魏圍趙水晉陽孫曰貞定王十六年智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水一作于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若汝也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一無今字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集注詩魚麗于罶鱨魦釋魚云鯊鮀也郭璞云今吹沙也詩其魚魴鱮鱮似魴而鱗弱魴鱮魚之易制者鱣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鰋鮎也四者皆小魚。鯊音沙鱮音敘鱣音邅鰋音偃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

門之下韓曰龍門山在同絳二州之間伺有鮪焉韓曰鮪大魚也形似鱣而青黑大者七八尺周禮春獻王鮪○鮪于鬼切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童曰魴赤尾詩魴魚赬尾是也魴音房從一作其字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龍之無角者孫曰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螭敕之切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童曰鰭魚脊上骨禮記羞濡魚者頁右鰭○鰭音耆顛倒頓踣音匐順流而下宛委冒懵懵心迷也牟孔切環坻激而不能出童曰坻水中高也一曰小渚也激水湔也○坻音墀激音敫魚之大者幸

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間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韓曰碣石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碣音竭求大鯨焉童曰鯨海大魚也說文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鯨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海魚也音交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渤澥海之別也孫曰楊子雲曰江湖之崖渤海之尾○渤音勃澥胡買切震動大海簸棹巨島童曰水中

有山曰島。欺補過切棹徒了切島都皓切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蹷於碣石槁焉鬻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韓曰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孫曰晉靖侯之孫曰欒賓傳六世至懷子盈滅祁氏孫曰祁奚為晉大夫至孫盈滅羊舌氏孫曰羊舌職事晉至曾孫食我滅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

五卿補注五卿即范中行韓趙魏也嘗裂而食之矣韓曰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是無異魦䲄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韓趙魏又裂而食之矣韓曰定公十二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脫其鱗鱠其肉童曰鱠細切肉也。鱠音檜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胥童曰鯤鮞魚子。鯤音昆鮞音而胥羊晉切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

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鹽切又於豔切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戚於晉陽其目動矣童曰左氏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而主乃慠然童曰慠倨也○慠魚到切亦作傲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孫曰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不聽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伯之族惟輔果在○輔一作韓段規深怨而造

謀孫曰國語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段規韓康子相也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韓曰邯鄲趙所都○邯音寒鄲音單鬣摧於安邑韓曰安邑本晉地即今絳州夏縣○鬣音獵胸披於上黨韓曰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韓曰中山後為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韓曰大陸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為鱻為薧鱻薧二字出周禮○鱻音鮮薧音槁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韓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襄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

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韓趙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而分其地

愚溪對

補注集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爲愚溪愚溪對作於永州明矣鼂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系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然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豈愚罪耶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閒闕有水生毒霧厲氣（厲惡也）中之者（中上聲）溫屯漚泄（張曰屯聚也屯徒渾切漚音毆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張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瀨音賴）連艫糜解（孫曰李裴云艫船前頭刺櫂處連艫言多也○艫音盧）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孫曰此蓋鱷魚也）乃仰噬焉（噬音逝）故其名曰惡溪（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陷也丁念切）及底而後止故其名

曰弱水韓曰出甘州東坡云自州西北至肅州孫曰山海經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溪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鴻毛秦有水犄汩泥淖童曰犄偏引也淖亦泥也○犄舉綺切汩音骨淖汝教切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童曰眙直視睨邪視也○眙丑吏切睨音詣淺深險易以豉切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孫曰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涇以有渭故見其濁故其名曰濁涇韓曰出原州高平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孫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孫曰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

韓曰通典亦云黑水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弱惡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孫曰詩曰方之舟之注云方泭也說文云編木以渡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補注東坡詩云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詩云不見子柳子餘愚汚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

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孫曰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心晉呉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逺今汝之託也逺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韓曰螺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蚌蜃屬說文蛤也○螺盧戈切蜯步項切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張曰闖馬出門貌○闖丑禁切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

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式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盪亦放也）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

之異乎安流孫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呂梁今在彭城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冐一作行僵仆虺蜴孫曰詩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守宮也○蜴亦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俛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韓曰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孫曰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張曰弔失國亦曰唁見穀梁傳云○唁宜箭切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固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寛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

名孫曰羣比謂羣黨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汙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偲責也○偲思相切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章曰詩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眥目眥也○眥疾智才詣二切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

休矣補注黄曰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怒者可知笑者不可測子厚嘻笑甚裂背長歌過慟哭而感感之悲寄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杜兼對

孫曰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孫曰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為濠州刺史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孫曰兼性浮險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

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孫曰文十八年左氏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注云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然而卒入爲郎中孫曰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孫曰自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乃死孫曰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兼卒夫何取於兼者若是

辛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

離令韓曰鍾離縣屬濠州盧其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訣曰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童曰惴憂懼貌。惴之瑞切以俟譎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施施自得貌曰州君將我除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訣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蔡夢弼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舊録之於楚辭按漢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寫愁思乃假天以爲言焉故作天問子厚取天問所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夢弼嘗苦其文義不次聱牙難讀今取楚辭屈原天問章分句析以條于前仍以子厚之對繫而録之博究其用事之從出證以傳記音而訓之庶使問對兩全以便稽考焉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曰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王逸曰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難考定而知之冥昭懵闇誰能極之王逸曰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王逸曰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明明闇闇惟時何爲王逸曰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爲之乎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韓曰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靈幽紛曷可言焉韓曰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曶黑晰眇蔡夢弼曰曶呼骨切說文出气詞也從曰象气出形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嚴有翼曰曶黑微昧也晰之列切明也往來屯屯蔡曰屯張

倫切難也易屯卦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厖昧革化蔡曰昧音妹易天造草昧注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惟元氣存而何為焉韓曰謂日月晝夜陰陽晦明惟元氣存焉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曰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元注引穀梁子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吁炎吹冷蔡曰冷音零清也字又從冫音同集韻吳人謂氷曰冷澤交錯而功

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曰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乎蔡曰圜與圓同說文圜者天之體也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蔡曰沓徒合切積也九者老陽積陽為天故曰沓陽而九也

轉輠渾淪蔡曰一作轉輮一作運輠輠胡果胡瓦二切車轂轉貌禮記雜記闕轂而輠輪者又胡鼎切迴也渾音魂淪音倫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蒙以圜號韓曰謂天圜九重則陽數也

問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王逸曰言天有九重而誰功力始作之耶

對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曰斡轉維綱言天晝與夜之轉旋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後可以意求之

對烏徯繫維蔡曰徯戶禮切待也淮南子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注四角為維也乃麋身位蔡曰麋恐作縻無極之極蔡曰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漭瀰非垠蔡曰漭母朗切瀰民卑切又莫爾切漭瀰水大貌或形之加孰取大焉韓曰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也植中央也王逸以為極際恐未必然也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王逸曰言天有八山為柱背何當植東南不足誰虧缺之蔡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八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對皇熙亹亹蔡曰亹戶禮切易成天下之亹亹者胡棟胡宇完離不屬蔡曰完一作宏屬之欲切附也下同焉恃夫八柱韓曰謂天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曰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韓曰九天雖用為九而對以為不然也

問隅隈多有蔡曰隈烏回切說文水曲隩也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誰知其數王逸曰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懵厥列韓曰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又眉登切惛也又母總切心亂也

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王逸曰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洪興祖曰左氏傳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一歲日月凡十二會所會為辰

對析篿剡筳蔡曰析食列切斷也篿音專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剡音琰削也筳音廷離騷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注筳竹算也後漢方術傳挺篿析竹注挺八段竹也音同析一作析午施旁豎蔡曰午謂交午也鞫明究曛蔡曰曛許云切日入餘光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韓曰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自若也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王逸曰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對規燬魄淵 蔡曰燬音毀裂也規燬魄淵謂日月也 太虛是屬棊布萬熒 蔡曰熒謂列星也 咸是焉託 韓曰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星若棊熒無所託也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王逸曰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 蔡曰湯與暘同汜音似水涯也或音凡或音泛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淪于蒙谷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 嚴有翼曰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聳而南下故北極常不沒南極常不見其轉如車軸日月星辰常下迴也 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

側蔡曰次舍也平施旁運惡有谷汜韓曰謂日猶輻旋軸輿為可窮其出次次于谷汜也○汜音凡又音祀又音泛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逸曰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

對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韓曰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對爕炎莫儷音麗偶也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韓曰謂日

之炎光莫並唯月明既極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王逸曰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中而顧望乎蔡曰菟與兔同

對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韓曰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蔡曰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鶚演義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于卯上卯兔也其形入于月中遂有是形崔豹古今注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曰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 韓曰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室畫九子母或曰即女歧也

問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曰伯强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調和則厲鬼興此二者常何所在乎

對怪瀰冥更 蔡曰瀰民卑切又莫爾切水貌一作濔又作沵與沴同並徒典切陰陽氣亂曰沴集韻引莊子陰陽氣有沴又郎計切說文水不利也集韻引五行傳若其沴作又前漢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猶臨意不和意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 伯强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 韓曰謂氣乖則致厲氣和則致祥非有定處也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王逸曰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對明焉非闢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在 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東方未旦之時日安所藏

其精光乎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 嚴有翼曰繆音虯躔澄延切謂日月行也蔡夢弼曰繆音了說文躔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繆繞玉綏注繆音篸繆繞相躔結也

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蔡曰廷共往切欺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問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韓曰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

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元緫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彼字一本作尉

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王逸曰汨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言鮌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

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王逸曰僉衆也課試也言衆人舉鮌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蔡曰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鮌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對惟鮌讙讙蔡曰鮌音袞禹父名尚書作鯀按集韻混字韻内出骸鮌鯀三字通作鯀即無鮌字惟王子年神仙拾遺記云夏鮌理水無功沈於羽川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横於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

於魚字為鯀字讀女交切說文恚呼也鄰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圯韓曰謂鯀之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圯族而舉之也○圯部鄙切毀也后惟師之難矉頻使試韓曰謂四岳舉鯀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矉恨張目也頻鼻莖蹙頞也蔡曰矉音頻與顰同又音賓恨張目也頞音遏

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王逸曰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復能不聽之乎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堯也言鯀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曰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韓曰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舉也漢書以招人過蔡曰堙與湮同音因塞也說文沒也招音翹集韻舉也尚書洪範鮌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鮌則殛死禹乃嗣興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胥功定地蔡曰胥羊晉切嗣也山海經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鮌於羽郊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胡離厥考而鵄龜肆喙蔡曰考謂禹之父鮌也喙吁穢切說文口也〇鵄與鴟同

問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王逸曰禹鮌子也言鮌愚狠腹而生禹禹少見其所

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王逸曰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王逸曰何言禹能繼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夫固不可以類　韓曰謂鯀既殛于羽山蟲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蔡曰蕖音渠集韻芙蕖荷總名謂荷之生於淤泥中以喻禹之生於鯀也

胝躬躄步　蔡曰胝當作胝同張泥切皮厚也一曰繭也說文胝腄也腄株垂切瘢也列子楊朱篇身體偏枯手足胼胝躄必益切又蒲結切跛也揚子亞步多禹注謂如氏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

橋楯勤踣　潘緯曰橋音蹺丘遥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檋注一

作橋音同欙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録切楯勑倫切說文車約軔也書予乘四載注泥乘楯正義引前漢溝洫志泥行乘毳注泥行所乘者又橇字通作楯同勑倫切注禹治水所乘者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曰橋一作欙一作樏武作楇勦夷世切又音曳勞也踣蒲墨切說文僵也勦踣謂勞劇而頓仆也踣一作路

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

蔡曰尚書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史記夏紀禹傷父鯀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疇類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

受是玄寶

蔡曰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韓曰謂禹胼手胝足勤勞底績以濵蓋其父之

惡斁九疇錫玄圭唯繼鯀之民而不法其謀也

問洪泉極深何以窴之王逸曰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

對行鴻下隤蔡曰隤徒回切說文下墜也厥丘乃降焉填絕淵蔡曰填與窴同音田塞也然後夷于土韓曰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土不待填塞蔡曰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九淵以為名山今子厚之對以為不然也

問地方九州何以墳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新添竹坡周少隱楚辭贅說曰子厚對亦是以墳為分字當讀如墳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韓曰謂從民之

所宜咸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蔡曰墳符吻切墳言土脉憤起也九州之土不同因以定貢藝故有上中下之差焉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

對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畚音本鍤測洽切**而欺畫厥尾**韓曰蓋以王逸注神龍之事為不然也蔡曰畚音本說文斲屬蒲器也左氏傳寘諸畚注畚以草索為之筥屬鍤測洽切鍫也山海經圖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者也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問鮌何所營禹何所成王逸曰言鮌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圜壽廓大蔡曰圜與圓同說文天體也壽徒到切說文溥覆照也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慁天極韓曰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蔡曰隕羽敏切說文從高下也慁胡困切辱也擾也列子共工氏子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問九州何錯蔡曰錯倉故切置也川谷何洿王逸曰錯厠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以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蔡曰洿叶音戶

對州錯富媼蔡曰媼烏浩切說文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注坤為母故稱媼也爰定于趾躁川靜谷蔡曰躁則到切說文本亦作燥先到切說文乾也形有高庳蔡曰庳音婢又音卑短也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王逸曰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

對東窮歸墟蔡曰墟當作墟同丘於切說文大丘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又環西盈脉穴

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熮䟽蔡曰熮當作燥墳房粉切土膏肥也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尚書下土墳壚注下者墳壚䟽也滲渴而升蔡曰滲所禁切說文下漉也充融有餘泄漏復行蔡曰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器運浟浟蔡曰浟音悠水流皃又何溢為韓曰謂九州川谷錯涔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王逸曰脩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蔡曰鴻洞並音去聲鴻大也洞通也而課校脩長韓曰謂不可計其孰脩也○一本無校字蔡曰淮南子閬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注于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問南北順嶞洪興祖曰嶞音妥狹而長也其衍幾何王逸曰衍廣大也言南北嶞長其廣差幾何

對茫忽不準孰衍孰窮韓曰亦謂不可計其孰衍也

問崑崙縣圃其凥安在王逸曰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蔡曰凥一作居水經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

一名天庭

凥丘刀切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蔡曰禹本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蓬首虎齒爰處爰都蔡曰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首虎齒戴勝而處者名王母也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也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蔡曰增與層同才登切重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八寸東方朔十州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

城西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此云萬有三千其說不同誕實未詳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王逸曰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蔡曰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對清溫燠寒 蔡曰清七政切寒也燠乙六切熱也黃帝素問內經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濕南方熱氣化猶然也 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通氣焉 王逸曰言天西北之門猶當開啓豈元氣之所通蔡曰辟通作闢闢開也淮南子崑崙虛玉横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

此出也

對辟啓以通玆氣之元韓曰謂崑崙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

問曰安所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蔡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注曰即燭龍也

對脩龍口燎蔡曰燎力照切照也爰北其首蔡曰首手又切嚮也九陰極冥厥朔以炳蔡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

是謂燭龍文選雪賦爛兮

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王逸曰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也蔡曰廣雅日御曰羲和月御曰望舒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淵又大荒野之山有樹赤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對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韓曰謂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王逸曰暖溫也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乎

對狂山凝凝 蔡曰凝元注音疑魚力切山海經狂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狂水出焉 氷于北

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蔡曰東方朔十洲記南方有炎洲在南海中其地方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風之時北方之極有凍寒積氷雪霰霜露漂潤羣水之野

問焉有石林有獸能言王逸曰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洪興祖曰文選吳都賦雖有若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按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石林當在南方然子厚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子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

獸言嘐嘐人名是達蔡曰嘐火包切說文誇語也通作咬注鳥聲也山海經鵲山有獸類獼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問焉有虯龍負熊以遊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虯言寧有無角之龍負雄獸以

戲遊者乎蔡曰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也

對有虬蟉蛇不角不鱗蔡曰虬渠幽切廣韻無角龍也又居幽切諸韻並作虯蟉虵上於危切一作委音同下余知切詩委虵委虵注行可以從迹也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曰虺虵別名也倏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蔡曰虺許偉切惡蛇也爾雅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蹠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有牙最毒倏一作儵並音叔說文走也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元注曰倏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蔡曰按王逸注倏忽電光也又招魂南方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注倏忽疾急貌考之楚

辭兩處正文意義但為迅疾貌而王逸之注自相戾此子厚之對直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而言故謂王逸為電光非也然按莊子乃寓言耳子厚引之以為證恐非屈原本意也

問何所不死死一作老長人是守王逸曰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嵎之山也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蔡曰員與圓同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蔡曰嵎音隅封嵎二山在吳楚之間汪芒氏之國魯國語吳隳會稽獲巨骨焉問之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

氏何等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注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氏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里

問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王逸曰九交道曰衢言萍草寧有生於水中无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蔡曰枲相里切爾雅釋草有枲麻麻有子曰枲疏麻一名枲

對有萍九岐厥圖以說 元注曰山海經多言其枝五衢又云四衢衢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蔡曰萍一作苹並音平說文蓱也无根浮水上而生者山海經宣山上有桑焉其枝四衢注枝交

互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樹枝交錯相重互出有象路衢故子厚注云逸以為生九衢中謬矣

浮山孰產赤華伊枲 元注曰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 王逸曰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蔡曰靈或作一骨或作大

對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蔡曰覿一作覩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虵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文選吳都賦屠巴蛇出象骼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王逸曰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嚴有翼曰尚書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按黑水出張掖雞山自三危山南流至文單國謂之扶南江至奔陀國入于南海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王逸曰言僊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窮止也洪興祖曰黃帝素問上古有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有至人益其壽命而強者也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也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何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蔡曰漫汗上莫官切下河干切或並音去聲淮南子俶真訓至德之世徙倚于漫汗之宇注漫汗無生形又道應訓盧敖遊乎北海見士焉玄鬢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笑曰吾與漫汗期

于九垓之外不可以久舉臂而聳遂入雲中敖仰視之弗見注漫汗不可知之也

問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王逸曰鬿堆鯉也一云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蔡曰鬿渠希切堆都回切

對鯪魚人貌邇列姑射蔡曰鯪音陵射音亦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僊人焉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風土記鯪魚腹背皆有刺如五角菱非王逸之註所謂鯪鯉也

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元注曰堆當為雀鬿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為奇獸誤也蔡曰山海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子厚注謂堆當為雀按集韻䳄雀屬同都迴切則鬿堆即鬿雀也

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也蔡曰羿五計切堯之射官也彈音畢說文射也或作彃解胡買切散也又佳買切判也按子厚之對改烏為鳥則彈曰解羽遂成兩事若用王逸之注引淮南之說證之則烏當如字讀義意雖通則問對之言各相戾也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蔡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注羿射十日中其九大澤千里羣鳥是解元注曰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如因配上句改為烏也蔡曰按山海經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解其羽子厚用此以為對故改

鳥為鳥則與屈原之問上下二句各是一事義不相配也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曰言禹引治水道娶嵞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蔡曰嵞與塗同說文會稽山也閔妃配合蔡曰配一作匹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慾不同味而快鼂飽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者憂无紀綱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慾苟欲快飽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蔡曰鼂音朝暮之朝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以厭足其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溺耳

對禹懲于續嵞婦亟合蔡曰亟許力切急也書益稷篇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胈離厥膚蔡曰胈蒲末切膚毳皮也莊子禹治水腓無胈三門以不眂蔡曰眂善旨切與視同後同孟子滕文公篇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呱呱之不盡蔡曰盡迄力切傷痛也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蔡曰燥先到切說文乾也中一作于民攸宇攸塈韓曰謂禹娶嵞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其家非徒欲飽快一朝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蔡曰宇一作字塈當作塈息也詩泂篇民之攸塈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宇養而安息也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逸曰益禹賢臣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言

禹以天下禪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蔡曰蘖一作孽憂也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啓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云卒然離蠥

對彼吮克臧俾姒作夏蔡曰姒詳里切禹姓也史記舜紀帝禹為夏后而别姓姒氏

獻后益于帝蔡曰孟子萬章篇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歸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者曷戚曷孽韓曰謂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此天意也初何憂焉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王逸曰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

而通其拘隅拘隅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而伐之也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王逸曰射行也鞠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于窮惡故啓誅之並得長無害於身者也蔡曰鞠音菊窮也

對咊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戹窮聖庸夫孰克害韓曰謂啓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蔡曰害協音曷傷也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王逸曰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益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蔡曰降協音洪

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遑溺踐垧蔡曰垧巨志切堅土也休居以康食蔡曰康食安食也姑不失聖天胡

往不道蔡曰一無聖天二字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曰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宮商之旨備其禮樂也蔡曰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故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注夏康啓子太康也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張曰堪輿地也呻音申辯同客之序帝以賓嬪蔡曰賓莫候切義未詳嬪音賓又音頻婦也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王逸曰勤勞也屠裂剥也言禹腷剥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洪興祖曰禹以勤勞修鯀之功故曰勤子也

對禹母產聖何疈厥旅 蔡曰疈普逼切判也裂也旅當作膂字林膂脊骨也帝王世紀禹腷剥母背而生腷音疈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折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

彼淫言亂噣 蔡曰噣陟救切口也與咮同

聰聝以不處 蔡曰聝古獲切耳也韓曰謂无此理也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 王逸曰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也蔡曰羿五計切此乃有窮之羿非堯時羿也左氏傳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牝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對夷羿滔淫 蔡曰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割更后相 蔡曰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澆五弔

切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韓曰謂夷羿殺夏后相非天意也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曰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蔡曰謂堯時羿非有窮之羿也淮南子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

對震鷐厥鱗蔡曰鷐古老切白也集矢于脘蔡曰脘華板切字當從目從完說文大目也肆叫帝不諶蔡曰諶氏林切誠也失位滋嫚蔡曰嫚莫晏切說文侮易也有

洛之嬪蔡曰嬪胡故切好皃馬妻于狡蔡曰妻七計切女嫁人也

問馮珧利決蔡曰馮音憑珧音姚封豨是射王逸曰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鞲也

封豨神獸也言羿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鞲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蔡曰豨虛豈切通作狶方言豬謂之狶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

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蔡曰淮南本經訓堯之時封豕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按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氏昭公二十八年樂正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帝謂天帝也

對夸夫快殺蔡曰夸音誇大言也夫音扶語助也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

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蔡曰台音怡我也而濫厥福

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蔡曰浞食角切寒浞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王逸曰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對寒譏婦謀后夷卒戕蔡曰戕音牆殺也左氏襄公四年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之使為己相浞行淫于內施賂于外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田將歸家臣逄蒙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荒棄于野

俾姧民是諴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韓曰謂浞謀殺羿羿徒射其弧矢而不悟也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王逸曰阻險也窮窘也越度越也言堯放鮌羽山鮌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 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 王逸曰活生也鮌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山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哉蔡曰左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晉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二書皆出左氏而自為同異據言入于羽淵當以黃能為是蓋熊非入水之物

對鮌殛羽巖 張曰禮部韻鮌音袞注云禹父名今從魚隷上文乃是鮌字 化黃而淵

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王逸曰咸皆也秬黑黍也雚草名營為也言禹平治水

土萬民皆得耕種於萑蒲之地盡為良田也蔡曰秬音巨黑黍也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織席萑音丸與萑同亂也或作雚非

對子宜播植穉蔡曰子一作予植徵力切又時力切先種曰植一曰長稼也穉音雉後種曰穉一曰幼稼也詩閟宮植穉菽麥于丘于川維莞維蒲蔡曰莞胡官切又音官說文草也可以為席維菰維蘆菰音孤蘆音盧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王逸曰疾病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鮌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鮌惡長滿天下也洪興祖曰言禹平水土民得種五穀矣何由鮌惡長滿天下乎所謂益前人之愆也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韓曰激一作徼非是魯國語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

克碩厥祀後世是郊韓曰謂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祭曰左氏昭公七年鯀化為黄熊入于深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祭曰蜺一作霓雌虹也茀音弗疑作霈訛文雲貌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横陽離爰死王逸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横之道人失

陽氣則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曰言崔文子取子僑之尸置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對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褫操戈蔡曰褫丑尒切奪衣也操倉刀切持也

猶懵夫藥良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終鳥號以游蔡曰號乎刀切呼也奮厥

篚筐曶漠莫謀蔡曰曶呼骨切出氣詞也形胡在胡亡

問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對幽陽潛爨取亂切陰蒸而雨蓱馮以興厥號爰所

問撰體協脅鹿何膺之王逸曰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蔡曰撰雛綰切具也

對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蔡曰脇虛業切兩髀也屬音燭連也尸帝之隅

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曰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對宅靈之丘揵隅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蔡曰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无所連

著帝命禹彊使巨龍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方萬歲一交焉五十始峙而不動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王逸曰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龍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龍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此山乎洪興祖曰言龍在海中負山若舟之負物令釋水而陸反為人所負何罪而見徙焉

對要釋而陵 蔡曰要當作惡音烏何也 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蔡曰窄則格切狹也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王逸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无義淫泆其

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蔡曰澆五弔切一作奡五耗切寒浞子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王逸曰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殺澆而斷其頭

對澆嫪以力蔡曰嫪音勞妬也又郎到切說文姻也聲類姻嫪戀惜也兄麀聚之蔡曰麀音幽牝鹿也禮記故父子聚麀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曰女歧澆嫂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止宿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曰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爲遇危殆也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一無既裳二字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王逸曰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獨何以厚待之乎

對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蔡曰癸居隷切桀名也傴委羽切拊斐甫切傴拊謂矜憐撫掩之也尚書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蔡曰詰去吉切問也餉式亮切饋也尚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孟子滕文公篇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

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服有異曰言成湯欲變改夏桀之衆何以偃榭而厚之殊不知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所謂以諧仇餉是也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曰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過戈按此則取斟尋乃有過澆非少康也王逸注非是子厚亦以康復舊物為言承逸之誤也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桀夏亡主也蒙小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

而得妹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蔡曰妹莫撥切嬉一作喜許其切晉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韓曰謂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棄不保剛致南巢之伐也蔡曰淮南子本經訓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鱞王逸曰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鱞言舜為布衣憂憫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鱞也蔡曰鱞允頑切獨也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王逸曰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今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親附乎蔡曰孟子云舜不告

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又云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伊川程氏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矣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王逸曰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之所終非虛意也

對瞽父仇舜鯀以不儷 韓曰謂瞽父仇舜而鯀在下堯以二子妻之也蔡曰儷音麗偶也

堯專以女 蔡曰女尼據切以女妻人曰女尚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劉向列女傳二女娥皇女英也

茲俾胥厥世惟蒸蒸翼翼 蔡曰尚書堯典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于媯之汭 蔡曰媯居危切汭如銳切媯水之汭舜之所居也

問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王逸曰璜石次于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

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膰豹胎如此則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蔡曰璜音黄美玉也紂為璜臺知其必有亡之兆者箕子也淮南子本經訓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問登立為帝孰道尚之王逸曰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也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韓曰謂伏羲有德而民登以為帝洪興祖曰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曰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

而圓之乎綦曰媧古華切古風姓天子也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為神處粟廣之野注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女媧氏人面蛇身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化七十工獲詭之韓曰謂女媧之事為詭也

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王逸曰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王逸曰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

對舜弟眂厥仇 蔡曰眂與視同 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 蔡曰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劉向列女傳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惟其戕汝時惟其焚女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治廩旋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衣裳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 犬斷于德 蔡曰斷魚斤切疑當作狺犬鬭聲也 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蔡曰鼻昆至切集韻有庳國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漢鄒陽傳作有畀並同音孟子萬章篇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倦遊錄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去兩州各二百里岸有廟即象祠也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求採藥于是遂止而不還也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王逸曰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去一作失

對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慶厥義以嘉吳國韓曰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文王立二子為可嘉也孫曰伯謂太伯季謂季歷雍謂仲雍也遜季一作遜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古公亶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犇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卒弟仲雍立

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王逸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羮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叅曰饗叶音去聲歆也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王逸曰言湯遂用伊尹之謀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叅曰喪音去聲亡也

對空桑鼎殷諂美厥鵠

叅曰列子伊尹生于空桑注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臼水出東走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无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致於王道

惟軻知言瞯馬以為不 蔡曰軻孟子名也瞯居覔切又音閒視也與覸同不與否同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萬章篇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洪興祖曰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為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

仁易愚危

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 蔡曰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虐后以劉 韓曰謂以仁格愚人將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焉蔡曰虐后謂桀也劉誅文殺也揚雄方言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王逸曰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

傅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摯音至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王逸曰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說也

對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 韓曰謂相湯以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

條伐巢放 蔡曰書湯誓篇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伊訓篇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仲虺之誥篇成湯放桀于南巢

民用潰厥疣 蔡曰疣于求切贅也

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韓曰謂鳴巢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也蔡曰書仲虺之誥篇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傒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滕文公篇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說

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

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者也蔡曰嚳苦篤切帝嚳高辛氏黄帝曾孫也喜協音去聲悅也

對嚳狄禱禖蔡曰禖謀杯切說文祭也古者求子祠于高禖弃形于胞蔡曰弃私列切說文高辛氏子字與高同胞音包又音拋說文兒生裹也胡乙鷇之食蔡曰乙通作鳦玄鳥也鷇居候丘候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吞者乙卵即非鷇也字恐當作鷇充角切卵也而怪焉以嘉韓曰謂嚳狄禱禖得弃於乙鷇何有也蔡曰史記殷本紀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詩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注簡狄配高辛氏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弃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佑之以為民主也蔡曰子厚之對以該為蓐收然以下文恒秉季德求之則恒既非人名則該豈人名乎子厚之言亦自相戾也按該兼也言啓能兼大禹之末德也

對該德脩孝一作考蓐收于西元注曰該為蓐收王逸註誤也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蔡曰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注蓐收金正也該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山海經西方蓐收金神也左耳有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蔡曰按尚書甘誓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滅有扈者啓也非少康也又左氏傳襄公四年少康滅澆于過則滅澆者少康也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爲少康殺澆滅有扈誤矣此蓋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氏子孫遂爲牧豎也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踣蔡曰踣蒲墨切僵也逸注非是子厚之對豈非亦承其誤歟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曰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者也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蔡曰狃女久切相狎也尚書大禹謨篇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問平脅曼膚一作受平曼膚何以肥之王逸曰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對辛后騃狂蔡曰辛謂紂也騃五駭切童昏也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蔡曰史記殷本紀武王伐紂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

乎一作其爰何逢洪興祖曰言有扈之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也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曰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入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對扈釋于牧力使后之韓曰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民仇焉寓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寓一作寓啓牀以蕲蔡曰蕲測畧切斬也韓曰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啓擊之於牀而殺之也

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王逸曰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於百姓也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蔡曰朴匹角切說文特牛父也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王逸曰昏闇也循遵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淫泆無恥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獨不愧也對解父狄淫遺慼以赧蔡曰解胡買切父方武切赧乃板切面愧赤也言解父有無恥淫泆之行也韓曰謂遺慼慼之婦寧有不愧赧也彼中之不目而徙以色視蔡曰劉向

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墓門之一章又曰爲我歌其二乃歌其二章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爲舜弟眩惑其父母共爲淫佚之惡欲其危害舜也蔡曰兄協音去聲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王逸曰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内作姦謀使舜治廪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窴之終不能害舜舜爲天子封象於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爲諸侯

對象不兄龔 蔡曰龔居容切集韻與恭同說文肅也 **而奮以謀** 奮一作肆 **蓋聖**

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蔡曰劉向列女傳瞽瞍與象謀殺舜使舜塗廩瞽瞍焚廩使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舜潛出孟子萬章篇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韓曰謂象雖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庳以紹厥愛也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王逸曰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王逸曰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從有莘氏乞匃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

對莘有王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 韓曰對之謂湯東巡狩而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

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逸曰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急去无反居无幾何臼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對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蔡曰蝎胡葛切木中蠹蟲又許竭切喙鳴不良蔡曰喙竹救切說文口也以詭正畫邑以墊蔡曰墊都念切溺也孰譯彼夢蔡曰譯夷益切傳言也事見列子注見前韓曰對之意以為不然謂為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畫邑以

埜而伊尹生也

問湯出重泉夫何辠尤王逸曰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法之不審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蔡曰挑徒了切倉頡篇挑招呼也或音他凋切撓也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蔡曰重傳容切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臺違虐立辟蔡曰辟婢亦切法也實罪德之由韓曰謂湯之行與桀異桀故囚之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韓曰謂湯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啓之非湯之所忍為

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王逸曰言武王欲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蔡曰鼂與朝同詩會朝清明書牧誓篇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王逸曰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是也

對膠鬲比豩 蔡曰鬲音隔人音歷商之賢臣也比毗至切近也豩疑當作剺音釐說文剝也劃也

兩行踐期捧盎救灼 蔡曰盎於浪切盆也 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

得使卒之

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曰旦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新添楚詞贊說曰呂望周公親相武王率師以伐紂心非不同也師至河上甚雨疾雷周公引軍而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燋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何可馳也故曰叔旦不嘉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王逸曰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周少隠曰言周公何為始親揆度天命以告武王發而卒乃足成周之命令已殺商受旦又咨嗟自歎耶夫湯放桀武王伐紂其事一也孔子之論

部武獨以武為未盡善而不及湯豈非湯嘗引過自咎以予有慙德且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則所以杜百世之亂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未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豈無其意哉周公之於紂則君也於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因循愛親之私心而滅君臣之大義哉為天下計也至于足周代商之命而終于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於此因疑以問之亦足以見其能明周公之心矣

對頸紂黃鉞蔡曰史記周本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旦孰喜之民

父有釐嗟以美之韓曰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斂福錫命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德位安所施用乎

善雄若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逸曰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

對位庸庇民仁克涖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韓曰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棄也蔡曰圯部鄙切毀也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王逸曰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王逸曰言武王三軍樂戰並載馳載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獨何以將率之也蔡曰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鳧藻讙呼一作如烏噪呼

對咸遑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韓曰謂天下咸遑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皃藻讙呼奮擊其翼而不自知也蔡曰遑胡玩切遽也讙一本作誰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于楚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

對水濱[illegible]昭荆陷弑之蔡曰昭謂周昭王也左氏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膠船載之

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繆迂越裳疇肯雉之

蔡曰後漢書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顧其德不能致乃南巡狩欲覩迂越裳而求白雉焉

問穆王巧梅

蔡曰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貪也集韻悔母罪切慙也梅母海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

夫何為周流

王逸曰梅貪也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王逸曰環旋也言王者當修道德以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乎

對穆懵祈招

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招常搖切又音招逸詩篇名祈父周之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左氏傳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祗宮

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

蔡曰史記穆王得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胡紿娛戴勝之獸觴瑶池以迭謡

蔡曰紿徒怠切欺也戴音戴禮記戴與戴同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觀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注勝婦人首飾也穆天子傳天子見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此所謂之迭謡也韓曰按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

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黄帝之宫遂賔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謡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所交識也

問妖夫曳衒何號乎市

王逸曰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蔡曰褒姒周幽王后也史記周本紀昔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於是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傳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宫後宫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宫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亡犇

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以褒姒為后後西夷犬戎遂殺幽王驪山下

對濡賊厥詵爰縻其弧蔡曰縻於箄切山桑木也弧音胡木弓也幽禍挐以夸蔡曰幽謂幽王也挐女居切牽引也憚褒以漁淫嗜蓺殺蓺莫結反諫尸謗屠孰鱗漦以徵蔡曰漦音癡龍吐沫也而化黿是辜蔡曰黿魚袁切似鼈而大事詳見史記周本紀韓曰對問之意葢罪幽王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之於妖夫化黿之徵也黿似鼈而大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王逸曰言天地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

者罰之

對天譴以蒙人厶以離蔡曰厶音私說文姦衺也韓非子曰倉頡造字自營爲厶通作私一本作厶伊堯切小也厶當作厶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王逸曰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尸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辛良以九合逮孽而懷韓曰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蔡曰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九合之說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

注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十五年會鄄十六年二十七年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有九也孫明復尊王發微桓公之會十有五范甯所言之外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王逸曰惑妲己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王逸曰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諸本多無僇字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

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逸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或作而賜封之金

對干異召死蔡曰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以觀其心雷濟克后韓曰謂紂自惑亂棄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

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王逸曰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蔡曰梅音浼紂諸侯號醢音海肉醬

對文德邁以被苟鞫順道韓曰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也蔡曰文謂文王也芮如銳切謂虞芮也鞫居六切說文窮理罪人也詩大雅綿之八章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畊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持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醢梅奴箕蔡曰淮南子淑真訓桀紂燔生人辜諫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史記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忠感

畏以醜厚韓曰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蔡曰篤一作竺爾雅竺厚也與篤同

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王逸曰投棄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蔡曰燠音郁熱也

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蔡曰棄后稷名詩生民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肅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嘅矣史記周本記后稷其母有邰氏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翼冰以炎盍崇長焉

問何馮夸挾矢殊能將之王逸曰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强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文才洪興祖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上父馮珧之馮言武王多村多藝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切一本作功

對既岐既嶷蔡曰嶷一作嶷魚力切詩克岐克嶷小兒有知識之貌

宜庸將焉紂

凶以啓武紹尚馬韓曰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也

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

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王逸曰徹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徙以為天下大社也

對伯鞭于西蔡曰尚書西伯戡黎正義曰西伯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國在西故曰西伯史記殷紀紂以西伯為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政伐

化江漢滸蔡曰滸音虎說文水厓也詩漢廣篇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易岐社以太蔡曰太音泰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禮記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岐嘗有社矣至武王誅紂然後能易岐社以為太社因岐山以名太王自豳

徙馬國之命以祚武韓曰謂文王之東政化行乎江漢之國易岐社以正天命也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曰言文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

對踰梁橐囊糧仁蟻萃韓曰謂民歸文王如蟻慕羶也蔡曰詩公劉篇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梁惠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嚴有翼曰公劉之居邠也居之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至太王為狄人所侵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則遷藏就岐乃王迹之所化也故歸市之衆如蟻之慕羶也莊子徐無鬼篇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問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對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蔡曰妲丹達切紂妃妲己也痛音敷又普吳切病也亟訖力切疾也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惑之毒痛四海故民皆亟去

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王逸曰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王逸曰上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一作上帝之罰

對肉梅以頒烏不台訢蔡曰烏恐作曷台音怡我也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并脯鄂侯

西伯聞之竊嘆紂囚西伯羑里淮南子俶真訓紂醢九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孰盈癸惡兵躬殄祀蔡曰癸疑當作紂按此正言紂事而云癸惡恐傳寫誤也韓曰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訴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于絕而不續也珍與弥殄同

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逸曰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乎○志一作識

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蔡曰識音誌記也一作志喜恊音去聲悅也

對牙伏牛漁蔡曰史記齊世家太公呂望尚者東海上人姓姜氏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出獵遇太

公於渭陽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戰國策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淮南子太公之鼓刀注河内汲人有屠釣之困

積内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眂顯光

蔡曰瞭盧皎切目明也眂與視同韓曰謂太公望隱於屠牛漁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文王以心識之董曰瞭音了周官有眂瞭

奮力屠國以髀髖厥商

蔡曰髀音陛又必爾切股骨也髖音寬髀上也前漢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也注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問武發殺殷何所悒

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

載尸集戰何所急

王逸曰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

民除害也

對發殺昌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予以徂征韓曰謂武王伐殷欲救民於焰中在文王則慄慄危懼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所不得已焉也孫曰發武王名也栗謂以栗為主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

何感天抑墜籀文地字夫誰畏懼王逸曰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

對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蔡曰左氏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雉經于新城之廟注雉經頭搶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胡螾訟蟯賊蔡曰螾音引又音演螾與蚓同蚯蚓也螾說文云蟲側行者蟯音要又音饒人腹中蟲

而以變天地韓曰以螾蟯二蟲譬驪姬之譖謂豈饞說何以變天地也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祿命而生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循行禮義受天之命而王有

天下矣又何為至使他姓代之乎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胡怠以棄天又祐之韓曰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惟以自棄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

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下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蔡曰摯伊尹名也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王逸曰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怨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也

對光徵夢祖蔡曰光謂吳公子光即闔廬也夢莫公切謂壽夢也史記吳世家吳自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始益大稱王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卒傳至王僚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光父先立當傳至光乃陰納勇士專諸弒僚而代立是為吳王闔廬也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蔡曰彷蒲黃切徨音皇而勇益德邁韓曰闔廬名光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

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

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棨曰鏗丘耕切饗叶音香歆也受壽永多夫何久長王逸曰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其不壽恨枕高而睡遠也孫曰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而不衰籛音翦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韓曰謂王逸所注為無是理也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

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蠻夷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

蠭蟻微命力何固　王逸曰言蠭蟻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蠚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新添楚辭贅說曰王逸注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牧無所戰爭則君何怒而有討乎今蠭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蠭有毒而蟻好鬬故也以喻上失其政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譏當時之事耳或謂原因見楚之宗廟有岐首之虵如今古祠中多畫毒蛇怪物之類者故因以諷焉不可知也蔡曰蠭音峯蟻或作蛾蛾古蟻字蠚音若痛也

對螝蠶已毒　蔡曰螝胡對切說文蠶蛹也古今字詁螝古虺字韓非子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

不以外肆細腰羣螫　蔡曰螫式亦切蟲行毒也博物志細齧倪結切噬也

腰蜂無雌雄之類取桑蟲及阜螽之子抱而為巳子也　夫何足病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王逸曰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　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曰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韓曰對以為避禍得鹿亦偶然耳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噬犬嚙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嚙犬弟鍼欲請之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王逸曰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遂鍼而奪其祿也

對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元注問云百兩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蔡曰鍼其鹽切秦后子也兩音亮車數也秦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罪秦伯也晉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　王逸曰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洪興祖曰薄暮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惡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辭也

厥嚴不奉帝何求　王逸曰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信神無如之何

伏匿穴處爰何云　王逸曰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

荊勳作師夫何長先　王逸曰荊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

處女爭採桑于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與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怒不可長久也一無先字蔡曰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取兩都而去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以諷耳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王逸曰欲使楚王覺悟也

對咨吟于野胡若之很童曰很戾也○很戶懇切嚴墜誼殄丁厥任韓曰閔原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嚘蔡曰咿音伊嚘音憂咿嚘嘆也忿毒意誰與韓曰謂原伏匿草野尚與詞致情欲何為也醜齊徂秦啗厥詐讒蔡曰啗徒濫切與噉同說文食也登狡庸咈以施蔡曰咈甫物切違也甘恬

禍凶亟鋤夷慢不可化徒若罷　韓曰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于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用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蔡曰慢粥力切很也罷讀曰疲勞也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王逸曰光闔廬名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久勝我也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頹　蔡曰闔謂吳王闔廬也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

兵遂入郢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鬬穀謂虎為於菟名鬬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蔡曰一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穀如口切於音烏菟音徒

對於菟不可以作忿焉庸歸

元注問曰爰出子文良令無此人但任子蘭也蔡曰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

女妻伯比實
為令尹子文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王逸曰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逐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

對敖吾敖之闕以旅尸元注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為堵敖為楚賢人大謬蔡夢弼曰闕烏葛切塞也止也按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敖立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則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以為文王兄亦誤矣楚懷王為秦昭王所詐令會武關强留之要以割地懷王卒死于秦此所謂旅尸也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悲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與

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韓曰謂屈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一本云食姑不失聖人胡柱不道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四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五

問答

晉問

韓曰公晉人實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才可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業之盛而後以堯之遺風終焉其為文可謂工矣補注晁无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有曰杖乘七發益以微諷吳王濞毋

反晉問亦七益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童曰吳子武陵）先生晉人也（童曰公河東人）晉之故宜知之（故下一有封字）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擠之（韓曰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孫曰漢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擠謂擠角也○擠舉綺切）首陽起之（韓曰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黃河迤之（韓曰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入於河晉地盡當河之曲也說文云迤邪行也○迤移爾切）大陸靡之（孫曰書大陸既作漢地理志在鉅鹿縣北澤名也韓曰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亦在此則此

澤當在二州之界也扉釋文云扉曼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童曰呀張口也○呀虛加切**景霍汾澮**孫曰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注曰景大也景霍謂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汾河涑澮四水名**以經其壖**張曰說文壖城下田也○壖如緣切**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孫曰晉侯之國**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童曰撐衺柱也拒捍也○撐抽庚切拒音巨**聱岈欝怒**童曰聱語不入也唅岈山深貌○聱五交切岈許加切一本有焉字**若熊羆之咆**熊音雄羆音砰咆音庖嗥也**虎豹之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張曰攫持也厥縛切**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孫曰若泰山之壓累卵○就一作皷

振振業業覷闚蹀戶張曰覷伺視也蹀蹈也○覷七慮切蹀達協切惕若僕妾其按行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㦸之翔舞㦸余專切與鳶同洄水之容與張曰洄說文云痹洄也釋文逆流而上洄音回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黃河見上注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孫曰匈奴單于在晉之西衝奔太華韓曰太華即華岳也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童曰混音渾潰胡對切散也潰濁糜沸張曰潰湧也音汾又房吻切黿鼉詭怪童曰黿似鼈而大鼉水蟲力至猛能攻陷河岸○黿音元

鼉徒河切

于于汩汩騰倒駃越張曰駃馬足疾貌音快委泊涯涘童曰涘水涯音俟呀呷歙納童曰呀張口也呷吸呷也歙大歠也○呀虛加切呷迄甲切歙呼合切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轟呼宏切撼[illegible]干嘎張曰撼搖也戶感切[illegible]字諸韻無之一本作頷釋云頤下也音撼嘎音戛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漰泙洞踏者童曰漰水激有聲泙亦水鳴聲○漰披明切泙白明切與洴通踏音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韓曰轤船前刺櫂處軸船後施柁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二字皆當從舟音逐盧橦檣之所御童曰檣船桅也音牆橦傳江切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

而下者韓曰瞬搖目也音舜榛榛沄沄榛音蓁一本作溙音同沄音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孫曰僖公二十六年左氏子犯曰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孫曰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也此晉人之籍也籍或作藉云籍記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孫曰太鹵太原晉陽縣○鹵音魯棠谿之工韓曰棠谿屬蔡州孫曰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火化水

淬童曰淬滅火取內切器備以充為棘童曰棘即戟也為矛孫曰說文云前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為鍛孫曰長矛曰鍛音殺為鈎為鏑童曰箭鏃為鏃為晏本少一字宣獻本无為鏃為三字為鍭孫曰說文云矢金鏃翦羽曰鍭音侯出太白孫曰太白星名注西漢志太白兵象也徼蓐收孫曰昭二十九年左氏少昊氏之子曰該為蓐收西方之神召招搖孫曰招搖北斗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招搖光即招搖也韓曰晉志招搖主胡兵伏蚩尤孫曰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亘天蚩尤蚩星韓曰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肅肅褷褷山宜切一本作祁祁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

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童曰淋以水沃也滌洒也。淋音林滌音迪熒熒的的熒音螢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弔切目出寒液童曰液淚也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鑠式灼切跕墜飛鳥韓曰漢書飛鳶跕跕墮水中釋文跕跕墮落也。跕都牒切又它協切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孫曰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角也者以為疾也膠也弓人之弓函人之者以為和也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角六屬。屬音注乃使跟超披夾之倫童曰跟足踵音根夾音挾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張曰瞰遠視也若濫切北讋羣夷韓曰

鑿失氣言也質涉切技擊節制孫曰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鬪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韓曰傳二十八年左氏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此云先軫言恐誤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産孫曰傳二年左氏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注屈晉地名生良馬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墜匿而馬蕃馬師師粃粃（董曰粃進也音訛）溶溶紜紜輻輻轔轔（輻音雷轔音隣）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張曰駹雜也莫江切）黕然而陰（董曰黕黑色音掩）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幟音侈）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張曰躓路也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它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董曰源槁水竭）迴食野赭（張曰赭赤色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灑（韓曰噴鼓鼻也普悶切灑字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韓曰惝怳狂貌上齒兩切本作敞下許往切）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

搏決然坌躍（坌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駿霧鬣（駿祖紅切鬣音獵）斸山扶壑（童曰斸斫也音燭）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切）鬭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下爾沼切）仰乳俯齕（童曰齕齧也下沒切）蟻雜螽集（童曰螽蝗也音終）啾啾潗潗（韓曰上林賦湁潗鼎沸注捐水激也○潗七立切啾即由切）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孫曰見僖二年穀梁傳）御以王良（孫曰哀二年左氏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超以范鞅（孫曰

襄二十三年左氏范鞅逆魏舒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軒以欒鍼孫曰成十六年左氏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掀公以出於淖韓曰已上四公皆晉之臣○欒音鸞鍼音鈐以佃以戎獸獲敵推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韓曰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孫曰周禮仲冬斬陽木寒氣凝成外凋

內貞瀋液不行孫曰左氏猶拾瀋也說文瀋汁也液津液也○瀋音審液音亦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韓曰巑岏山銳貌杪說文云木摽末也即枝上端○巑祖丸切岏五官切杪音眇漱泉源之淦瀯童曰淦沈也瀯水回貌○淦古南切瀯音營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拔虹霓聲振連巒柹填層谿童曰柹削木札樸也陳楚謂櫝為柹音肺古廢切丁丁登登韓曰詩曰伐木丁丁○丁陟更切硠硠稜稜韓曰說文硠石聲一曰硠硠堅也稜四方木也○硠呂唐切稜盧登切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

潚洶洶薨薨韓曰說文洶湧也一曰洶湧水聲○洶許拱切薨呼肱切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㠐捎殺㠐音戛摧崒坱圠韓曰崒山峻貌坱塵也圠山曲也孫曰賈誼賦坱圠無垠○崒作沒昨律二切坱烏朗切圠音軋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孫曰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鶡鸛鶖鶬韓曰爾雅鷄三尺為鶡鸛似鸛而巢樹者為白鸛曲頸為黑鸛說文鶖禿鶖也鶬麋鴰也關西呼為鴰山東通謂之鶬○四字音昆灌秋倉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孫曰釋文貙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豻胡地犬也○貙勑俱切豻音岸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

孫曰魯頌是斷是度○斷音短捎危顛芟蘩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濫突硉兀童曰硉兀危石也○硉郎兀切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孫曰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出至今猶爾抵曲鱗蹙匯流雷解童曰匯水合流音會前者汩越後者追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揖拉頹踏童曰揖敗也拉摧也○揖質涉切拉落各切亦通作揖捽首軒尾韓曰說文捽持頭髮也漢貢禹曰捽草杷土○捽昨沒切澒入重淵童曰澒大水濛澒也○澒胡動切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

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孫曰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韓曰張衡東京賦云趙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起又云秦政利觜長距乃構阿房○房音旁長樂未央孫曰漢宮閣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孫曰武帝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在未央宮西昭陽亦殿名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

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既成諸侯叛之韓曰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杜預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音斯字亦作虎祁音巨之切先生曰河魚之大韓曰河當是黃河也上迎濤波孫曰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羅壅津涯一無羅字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韓曰矢陳也隱五年左氏隱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罶罜麗集注詩蒸然罩罩罩音都教切又詩魚麗於罶注罶曲梁也音力久切張衡西京賦曰設罜麗注云魚網音獨鹿按唐韻罜古賣切又胡卦切皆不說是魚網今上文四物皆是魚網當音獨鹿纖

祇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顔韓曰商山名在商州孫曰商顔商山之顔見張湯傳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戶郎切拔鯨鰭韓曰鯨大魚鰭魚脊上骨○鯨巨京切鰭音耆戮白黿韓曰黿似鼈而大○黿音元逐毒螭韓曰螭如龍而黃無角○螭丑知切叱馮夷韓曰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立水湄捜攪流離攪古巧切搊縮推移梁會綢蹙騰天彌圍掉躃擁踴童曰說文躃人不能行也踴跳也○躃音壁踴音勇以登夫歷山之垂韓曰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摧一作崔亦音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韓曰水成文曰漣小波為淪○漣音

連淪音倫摛奇文摛丑知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雷於

龍門者猶仰綸飛繳童曰繳生絲縷音灼亦作繁蹞踏而取之踏一作踏

莫不脱角裂翼呀嚇匍匐童曰呀張口嚇怒也亦云口拒人○呀虛加切嚇音赫

復就臠切臠力兗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韓曰糅雜也女救切具一作甘布

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

之瑣屑蔑裂者魦音沙鱨音嘗鮪音洧鯉音里鰋音偃鱧音禮魴音防鱮音敘上聲義並見說

漁者對智伯注鱨一作鯔音鯔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

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鬲鹵閩鱠炙之美則掩

鼻蹙頞阿葛切戚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孫曰猗氏縣屬河中猗氏之鹽即河中兩池也○猗於宜切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孫曰說文云塍稻中畦又云田五十畆曰畦三十畆曰畹○塍音乘畹音宛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邐𨘥紛屬邐力紙切𨘥音彌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釃山宜切又所

綺切交灌互澍韓曰互差互也澍說文澍生萬物互音護字一作手澍音注又音樹若枝若

股委屈延布屈一作曲脈寓膏浸瀵灝滑汩童曰潞瀵水貌滑利也○瀵即入切滑戶八切汩音骨又越筆切彌高掩庳與卑通漫壟冒塊童曰壟田中高處○

漫平聲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瀠瀛霈濊童曰瀠濱水絕遠貌濊水聲或曰礙流也○瀠伊盈切濊呼括切偃然成淵漭然成川童曰沆漭大水

貌○漭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漉音鹿甘鹵密起童曰鹵鹹水孕靈富媼孫曰漢禮樂志后土富媼媼女老稱也坤為母故稱媼○媼烏皓切不愛其美孫曰禮記地不愛其寶無聲無形熛結迅

詭孫曰說文爍火飛也平遙切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羃童曰皛明也胡了胡灼二切羃音覓一作幕幕奮僨離析童曰僨僵也方問切鍛圭椎擘孫曰鍛小冶圭擘皆言鹽之狀○鍛丁貫切椎音槌眩轉的皪眩音縣乍似殞星及地明滅相射滅一作激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巃嵸山貌張曰上林賦上格孔下子孔切大者印纍孫曰漢書印何纍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張曰坻水渚音墀又典禮切坳者如缶日晶熠煜晶日積熠羊入切煜熠也音育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裒薄侯切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孫曰懸圃在崑崙上○巍音危皦乎溔乎狂山太白之淋

滈孫曰滈白也滈大水貌太白山名在扶風○滈古了切滈弋治切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馬之運贏與騾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韓曰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孫曰書潤下作鹹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孫曰征稅也其賚天下也賚利也與海分功孫曰與海鹽分功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孫曰成七年左氏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說文鹽河東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豈謂是耶雖然

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孫曰賈生過秦論曰囊括四海括結囊也曹衛解裂孫曰僖二十七年左氏楚子及諸侯圍宋晉文公率齊秦救之狐突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文公於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魯鄭震懾孫曰僖三十年晉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定周于溫韓曰僖二十四年周襄王辟昭叔之難居於鄭

地二十五年文公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隰城迎王于鄭四月王入於王城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韓曰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齊盟踐土孫曰僖二十八年五月魯侯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孫曰謂朝聘之事也公侯大夫策文馬孫曰文九年左氏宋人以文馬百乘贖華元於鄭注云文馬畫馬為文馳軒

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筵八尺几三尺也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饋孫曰周禮掌客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饔餼九牢諸侯乘禽日七十雙饔餼七牢子男乘禽日五十雙饔餼五牢文錯文質饗有嘉樂孫曰定十年左氏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注云嘉樂鐘磬宴有庭實孫曰莊二十二年左氏庭實旅百登降好賦孫曰謂賦詩以見志犧象畢出張曰犧象皆樽名○犧素何切犒勞贈賄章曰釋文賞勤勤功曰勞賄貨賄也○勞郎到切賄呼罪切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韓曰戎兵車也鐘鼓丁寧孫曰宣四年左氏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注云丁寧鉦也以討不恭車

埒萬乘（張曰埒侔也音劣）辛半天下鼓之則震斾之則畏（孫曰平丘之會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斾壬申復斾之諸侯畏之）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補注取孟子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意摟音婁）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

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韓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益河東道之河中府蒲阪縣舜所都絳州夏縣禹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兖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北道之涿鹿山則黃帝之都耳孫曰漢書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孫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韓曰平陽今之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孫曰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型土塯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為之○型音刑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孫曰書曰允恭克讓故其人至於今善讓

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夔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引切）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孫曰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補注易繫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要本去裳字）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一有凡字）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張曰分謂分守）

也○分扶問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孫曰禮記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韓曰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當是到永後作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讁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童曰翹高也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孫曰漢書鮑宣傳朝臣無有大儒魁壘之士魁壘壯貌魁口賄切壘音磊張一作能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

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狼音郎狽音貝僇音戮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張曰懵不明也毋亘切又莫紅目總二切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二衣字上去聲下如字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蹇娩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誚才肖切吾縲囚也韓曰論語注縲黑索也倫追切逃山陵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顧客少假聲

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韓曰躓路也音致與疐通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容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茁幷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張曰嚄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嚄唶多言也唐韻嚄唶大喚也唶子夜切嘆聲也又側伯切大

聲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趑趄行不進貌○趑千咨切趄千余切批蒲結切捩力結切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沈剖微窮深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音僻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默塞鉗其廉切耗眊窒惑童曰眊目少精也音冒抉異探怪抉挑也起幽作匿佽佽恤恤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恤恤乎湫乎佽乎注佽懸危貌恤憂患也卒自既賊既與禍同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張曰睢仰目盱張目○睢翾規切盱匈于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童曰竪立也音樹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芧童曰撇匹蔑切正作撆擊也離疏空虛竊

聽道塗顓蒙愚顓與專同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揺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喻轇轕三光韓曰轇轕長遠貌一曰雜亂也○二字音交葛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濈湁童曰博雅培塿冢也左氏襄二十四年云部婁無松柏即培塿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濈湁水貌○培蒲口切塿郎口切濈子入切七立切湁丑入切培字或作㟝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坱於朗切固不足以攄摛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褱以罪惡纏以羈縶上居宜切下陟立切客從而擠之擠排也牋西切子計二切不亦忍乎且夫白羲

騄耳之得康莊也孫曰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驊騮而右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釋言云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莊大道也義字晏本作蟣史記作犧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孫曰國語有六間元間大呂二間夾鍾三間中呂四間林鍾五間南呂六間應鍾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孫曰史記李斯曰擊甕叩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真秦之聲也嗚嗚當是秦曲名咬哇邪聲○咬五巧切哇於佳切又烏瓜切不入里耳孫曰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孫曰孟子曰西子蒙不潔西子西施越女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毛嬙蓋越王嬖姬曒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孫曰列女傳無鹽齊女蛟龍之騰

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水蟲名音質）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童曰倜他歷切儻他黨切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童曰麼細也目果切連盧蹇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容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脩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韓曰躚躚相得貌藋釋文云堇草○躚音仙藋徒弔切）樂吾因兮（吾一作夫）文墨之彬彬（音邠一本作申申）足以舒吾愁兮已

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韓曰亦永州
未召時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谿之上谿上聚黧老壯齒孫曰黧黑而黄色音黎十有一人謖足以進童曰謖起也山六切列植以慶孫曰莊子壊植散羣植行列也音值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張曰說文躄人不能行也○躄於益切亦書作躃中廢病顙之駒

童曰廄馬舍音究顡窩囊切駒音拘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孫曰扶服與匍匐同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一無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童曰倀倀無見貌音丑良切又獨立也音棖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童曰盥濯滌也盥古緩切古玩切扶持之壯者執與幼者前驅被以其衣纛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孫曰詩以引以翼

璧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一本作人一又作人生一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硿然大耳硿苦東戸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齕他馬食斥棄異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尺列二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中丞來莅吾邦孫曰貞元九年御史中丞崔公來莅永州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或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巴僰庳狹童曰巴僰地名○僰蒲畐切無可當

吾刺史者於是衆韋駒上燥土大廡下張曰廡堂下周屋音武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孫曰禮記乗髦馬不蚤鬋蚤謂除爪也鬋謂鬋鬣也韓曰蚤音爪鬋子淺切莊子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刮惡除洟刮古刹切堊以雕胡孫曰堊斬芻也雕胡草名菰也○堊音挫秣以香萁童曰萁豆萁○秣音末萁音基錯貝鱗纕張曰纕馬腹帶音襄鑿金文羈絡以和鈴孫曰左氏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和在衡鈴在旂纓以朱綏韓曰綏纓也儒隹切纓音嬰或膏其鬣音獵或劘其脽韓曰劘削也音磨平聲脽尻也音誰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幢旟前羅韓曰說文幢旌旗屬周禮鳥隼爲旟○幢傳江切旟音輿杠蓋後隨童曰杠旗

竿音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音億震奮遨嬉遨音敖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韓曰公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郴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足軼疾風張曰軼車相過也○軼徒結切又音逸鼻知膻香膻尸連切與羶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遺也張曰涎口液夕連切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

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争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童曰丱束髮也古患切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駢蒲眠切曾不得逞丑郢切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蹙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五